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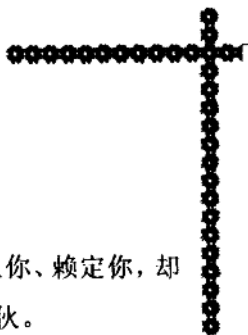
I LOVE YOU FOREVER

鐘情一生系列

恶狼赖淑女

左晴雯





所谓无赖是指：明明是他先爱上你、赖定你，却硬说是你先爱上他、倒追他的坏家伙。

——雷咏心初春

微风往事，之一

悬挂在纽约天空的太阳公公，今天显得精神奕奕。在它很有精神的照拂下，位于纽约近郊、一幢叫“异人馆”的屋子也格外精神，尤其是小鬼们。

“我不要，为什么我得负责欢迎咏心？”八岁的向剑尧一副男生不屑理臭女生的臭屁样。

“我和广季都大咏心五岁，只有你和咏心同龄，当然由你负责陪咏心最适合了。”十三岁的展少昂，靠在伊藤广季的身上，理所当然地说。

“是谁规定同年龄就得负责接待？”向剑尧不服气地哇哇叫。

“那我们来猜主意，三战两胜，输的人负责陪咏心。”展少昂提议。

“好。”

“广季，你当裁判。”展少昂对伊藤广季说道。

“可以。”

“不行，谁不知道广季一向都护著你，让他当裁判一定不公平。”他说的全是有证可考的事实。

“猜主意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，广季只负责监看，哪会有什么不公平？”展少昂笑得很温和，“不过如果你怕输就算了。”

“谁会怕？笑死人了，来吧！”小孩子就是禁不住人家笑他怕输。

“我猜你第一主意一定出布。”展少昂将划出第一主意时说道。

“哈，你猜错了。”向剑尧得意洋洋地划出第一主意。

“是吗？”展少昂眼中闪过狡佻的光芒，懒懒地出主意。

“剪刀！”

“我是石头，我赢了。”展少昂笑道。

“这主意不算，你使诈。”

“我哪有？”

“你一定有！”向剑尧一口咬定。

“证据呢？”

“你套我的话，问我要出什么主意。”

“哪有，我只是猜你会出什么主意，你只是说我猜错了，并没告诉我你要出什么主意，怎么算是套话？”

“这——”向剑尧想想也对，但他就是有上当的感觉，偏找不出问题出在哪儿？

不是出布一定是出剪刀或石头，所以少昂只要出石头就能赢他或者和他打成平手。这当然是套话，只不过八岁的向剑尧没那本事发现。伊藤广季在心中可怜他，却没打算说破——他一向都是护着少昂的。

展少昂会当著伊藤广季面前拐向剑尧自然也是仗著这一点。

“我看这样好了，为了让你输得心服口服，我告诉你我第二主意会出什么好了。”

展少昂息事宁人地说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嗯，我出布，你只要不出石头就能和我战成平手或赢我一主意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好。”

“那就来吧！”



“来就来。”你会那么好心才有鬼。要我别出石头就好？信你的是天字第一号大自痴！

“剪刀、石头、布。”

“少昂是布，剑尧是石头，所以第二次也是少昂赢。根据三战两胜，剑尧你输了，所以你要负责陪咏心。”伊藤广季宣 战绩。

“这主意不算，少昂耍诈！”向剑尧频频高嚷。

“我哪有，我已经跟你说我要出布了，而我也确实出布，哪有耍诈？广季，你说是不是？”他又理所当然地靠在伊藤广季身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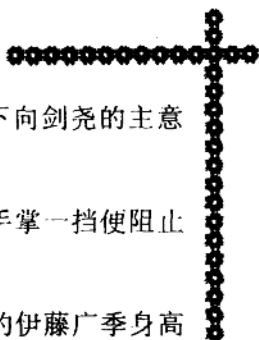
“少昂说得没错。剑尧，你别再闹，愿赌服输。”伊藤广季极具说服力地说。

其实少昂真的有耍诈。他很了解剑尧的个性，知道剑尧一定不信他的话，他利用愈要剑尧别出石头，剑尧就愈会出石头的心理来拐他。

不过伊藤广季不会把这其中的奥妙告诉向剑尧。

“不公平，你一定要诈。”向剑尧虽悟不通其中奥妙，野性的本能却知道事情一定哪里不对，在个性使然下，主意头便使劲地挥向展少昂。

展少昂躲也没躲一下，倒不是自信向剑尧不会



K 他，而是相信伊藤广季一定会拦下向剑尧的主意头。

果然，伊藤广季像一面墙，右手掌一挡便阻止了向剑尧的主意头。

“别闹了，愿赌服输。”十三岁的伊藤广季身高已有一百七十公分，一副酷劲十足的冷漠样，威吓人极具说服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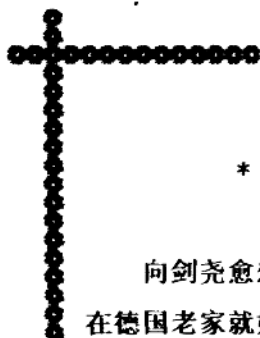
向剑尧当下给他唬呆了。

“算了，就当没这事，咏心还是由我和广季陪伴，我不会告诉别人你输不起的，你放心。”展少昂好心地说。

“不必，愿赌服输，我会负责陪咏心。”什么不会跟人家说？这个大恶魔愈说不会说的事传得愈快，再不答应，只怕明天去学校时，全校的同学都已经被洗脑，认定他是输不起的霏种笑死他。

“那就拜托你了。”展少昂笑得可友善了，“你一定要好好陪咏心，人家咏一直住在德国，第一次到咱们这儿来，你可别欺负人家。再怎么说，她都是御风的妹妹，你若把她弄哭，御风露营回来铁定会揍你，到时我可护不了你。”

“知道啦！”



*

*

*

向剑尧愈想愈气那个臭女生，放暑假就乖乖待在德国老家就好了，干嘛跑来美国给他添麻烦，害他的暑假跟著泡汤。

本来陪那个臭女生的差事根本不会落到他身上，光是从御风、雅治、承羽、少昂和广季那五个大他五岁的玩伴中随便找一个都行，尤其是御风，无论怎么说咏心都是御风的妹妹，妹妹暑假来玩做哥哥的负责照顾该是天经地义。

再不然雅治也行。

那家伙从出生就女人缘特强，又特别会照顾女生，由他来陪咏心再恰当不过了。

哪知暑假才开始，御风和承羽就参加夏令营，飞到佛罗里达州去参加国际青少年大露营了。

雅治则奉父母之命陪他爷爷奶奶搭乘豪华邮轮环游世界去了。

结果剩下他、少昂和广季留在纽约。

广季和承羽一样讨厌女生，又都一副冷冰冰的酷劲，八岁的小女孩看到他们不吓哭已是甚幸，他

自然不会期望这两个酷哥能照顾雷咏心。

但少昂就不同了，这家伙和雅治一样，女人缘好得妒煞全校的男生，由他来照顾雷咏心那个臭女生最适合不过。

气人的是他偏猜主意猜输，于是负责陪雷咏心那个臭女生的工作就落到他身上来了。

少昂倒好，成天和广季逍遥快活地出游，只有他得天天忙著准备接待雷咏心那个臭女生，最气人的是：那个臭女生明天就来了。

“把暑假还我！”向剑尧对著窗外的蓝空大吼，一抒不平。

要他就这么把暑假葬送在那个臭女生手里，他怎么也不甘心。

有没有什么办法脱困呢？

“有啦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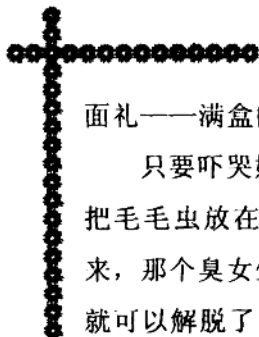
*

*

*

向剑尧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期待雷咏心那个臭女生快快出现，甚至跑到屋外的草坪等她。

手上端著的是准备送给雷咏心那个臭女生的见



面礼——满盒的毛毛虫。

只要吓哭她，再恐吓她不准告诉大人，否则就把毛毛虫放在她枕头下和被窝里吓死她。这么一来，那个臭女生就会乖乖的要求换别人陪她玩，他就可以解脱了，他真是宇宙超级第一大聪明蛋。

“不行动吗？剑尧手上那一盒装的可是毛毛虫。”和展少昂一齐躲在树上树屋观察的伊藤广季忍不住问道。

“别急，再观察一会儿。”展少昂满不在乎地说。

向剑尧压根儿就没发现他们两个躲在树屋监视，一个劲地猛动坏心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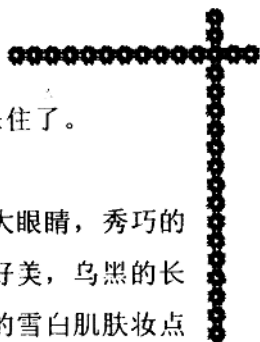
女生部一样，任性、粗鲁、没胆、爱哭、凶巴巴、不讲理又爱恶人先告状，看看学校那些臭女生就知道了，全是一个样。

这个从德国来的讨厌鬼一定也不例外，所以他得早早摆脱她才行。

想到那个臭女生被毛毛虫吓哭的狼狈相，他不觉笑出声来。

“请问这里是异人馆吗？”

天使乐音般的声音，带点稚嫩，柔柔地荡进向剑尧耳里。



“是——”抬眼一看，向剑尧呆住了。

站在他眼前的是天使吗？

白嫩的脸蛋上有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，秀巧的鼻子圆润漂亮，红红薄薄的唇好美好美，乌黑的长发梳成公主头，白色的小洋装把她的雪白肌肤妆点得更像小天使。

向剑尧目不转睛地死瞪著小女孩瞧，一副呆瓜状，好拙！

好漂亮的女生，像洋娃娃又像天使、漂亮又可人，和学校里那些粗鲁、蛮不讲理的臭女生全然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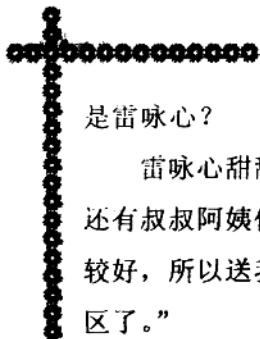
“请问这儿是异人馆吗？”小女孩见他呆楞不语，又问了一次。

向剑尧还是无法言语，还好大头很合作地点个不停。

“太好了，我是雷咏心，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”小女孩轻拉裙摆，弯了一下膝，小公主似的行了个欧式宫廷礼。

“我也多指教，我叫向剑尧。”他连忙把盒子藏到背后，行了好几个大礼。

意外，天大的意外，这个小天使似的小淑女就



是雷咏心？

雷咏心甜甜一笑，柔柔地说：“我爹地和妈咪，还有叔叔阿姨他们说，让孩子们自己去彼此认识比较好，所以送我到街口就让我自己来，他们去逛市区了。”

“真过份，他们居然没送你到大门。”向剑尧升起难得一见的保护欲。

“是我自己要求的，从街口到这儿不过隔了三户人家，我自己走就行了。”雷咏心不喜欢他说话的语气，好像她很笨，没大人送到门口就会迷路似的。

她最讨厌别人把她当笨蛋，尤其是臭男生。

“不论如何他们该送你的，万一迷路怎么办？”他纯粹出于保护欲使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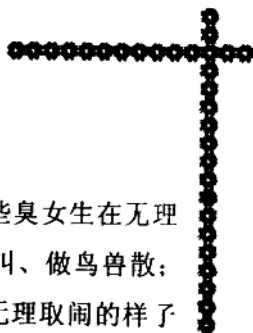
果然把她当笨蛋，讨厌的男生。“只隔三户人家这么一点路，我又不是呆子怎么会迷路？”

“你在生气吗？”向剑尧有点担心地问。

他有说什么令她生气的话吗？不会吧？他是在为她抱不平，她为什么生气？

不管怎样，他不希望她生气，怕她会不理他。

“你把我当傻瓜，我不该生气吗？”雷咏心得理不饶人。



“我没有。”说哪儿去了？

“你有。”

“我真的没有。”如果是学校那些臭女生在无理取闹，他早就教训得那群三八哇哇叫、做鸟兽散；可是这个小天使不同，她连生气、无理取闹的样子都好可爱，所以他决定破例原谅她。

可是她为什么一口咬定他说她是笨蛋呢？

“我知道了，你不欢迎我。”雷咏心眼眶一红，八岁小女孩的自尊心是禁不起不受欢迎的打击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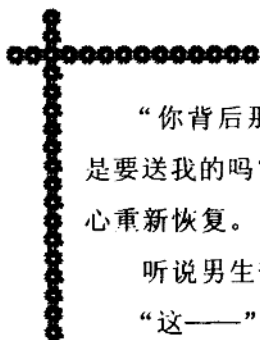
“没有的事，我非常欢迎你，我发誓。”见她眼睛红红，向剑尧慌乱起来，又是指天立誓、又是捶胸保证。

在未见到她之前，他的确不欢迎她、想吓走她，连毛毛虫都准备好了。

见到她之后，他可就完全没有赶她的歹念，反而很希望她住下来。他也觉得自己改变得乱没道理，可是他就是想留下她，而且变得很乐意陪她。现在就算少昂改变心意，他也不会把陪咏心的差事交给他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嗯。”向剑尧头点得太用力，有点头晕。



“你背后那个盒子是什么？看起来很像礼物，是要送我的吗？”雷咏心笑逐颜开，小女孩的自尊心重新恢复。

听说男生部比较害羞，果然是真的。

“这——”向剑尧有口难言，心虚地把盒子藏得更紧。

雷咏心见状又生气了，“你果然不欢迎我。”

“不是的——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把礼物给我？”她并不是那么想要礼物，完全是小女孩的自尊心罢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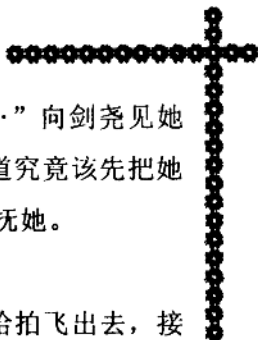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不是要给你的！”（注：他妈的），早知道别装毛毛虫。

“还说不是，盒子上明明写著我的名字。”她瞥见了，所以更生气，“不欢迎就算了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，我走。”

“别走——不是的——”

向剑尧忙著阻止她，一急失手打翻了盒子，盒里的毛毛虫便四处飞散，其中几只飞到雷咏心裙子和脚上。

“啊——毛毛虫——救命——”小女孩哪禁得起这一吓，当场高声尖叫、大哭起来。



“我……我真的不是故意的……”向剑尧见她一哭，心更乱、更不知所措，不知道究竟该先把她身上的毛毛虫弄掉才对，还是先安抚她。

“哇……”雷咏心愈哭愈大声。

倏地，雷咏心身上的毛毛虫全给拍飞出去，接著被个大个儿高举抱在怀里。

“乖，咏心是小淑女，不哭，不哭。”

原来抱起雷咏心呵哄的是展少昂，拍掉毛毛虫的是伊藤广季。

“你们是谁？”雷咏心好不容易停止哭泣。

“我是展少昂，帮你拍掉毛毛虫的是伊藤广季。”他一面用面纸替她擦眼泪，面温柔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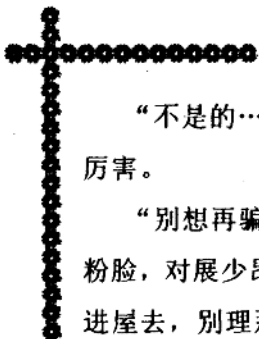
“原来是少昂哥哥和广季哥哥，初次见面，你们好，谢谢你们救了我。”雷咏心举手投足都是不折不扣的小淑女。“我是不是不受欢迎？”

“哪里的话，我们一直在等你来。广季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伊藤广季当然点头助阵。

小女孩的自尊心再一次得到鼓舞，“可是好像有人不欢迎我。”

她小心眼地瞪了一脸心虚的向剑尧一眼。



“不是的……我……”向剑尧一急，更是结巴得厉害。

“别想再骗我，我不要听。”雷咏心别开生气的粉脸，对展少昂说道：“少昂哥哥、广季哥哥，我们进屋去，别理那个大坏蛋。”

“咏心不是的——”向剑尧想解释。

“哼！”雷咏心却不给他机会。

“咏心——”他追上去。

“你不准跟过来，我讨厌你。”雷咏心瞪他，眼中有些恐惧，怕他又把毛毛虫丢到她身上。

“咏——”或许是了解她眼里的恐惧，或许是怕被她更讨厌，所以向剑尧不再跟上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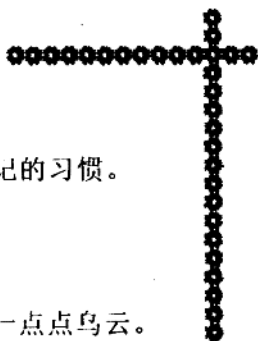
望著轻轻松松就把咏心高高抱在怀里的少昂背影，他突然羡慕起高大的少昂和广季，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就是羡慕。

*

*

*

当晚，雷咏心于睡前写下来纽约的第一篇口



记。

从五岁开始，她就有天天写日记的习惯。

一九年七月二日

星期三

天气云不多，很晴朗，下午有一点点乌云。

地点纽约异人馆的三楼叠房间。

今天，爹地和妈咪特地从纽约回德国的爷爷奶奶家，带我到纽约来玩。

和爹地、妈咪住在纽约的二哥御风，因为去露营不在，所以我没有见著二哥御风。

不过我认识了温柔的少昂哥哥和酷酷的广季哥哥，他们两个都是绅士，真不愧是展叔叔和伊藤叔叔的儿子。

只有和我同年龄的向剑尧最讨厌，居然用毛毛虫吓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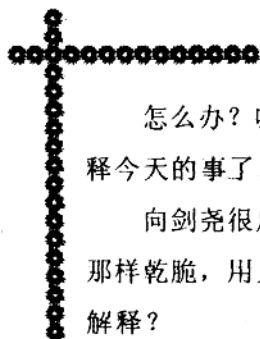
我绣定要找机会报仇。

德国的爷爷奶奶晚安。

你今天向剑尧欠了我一笔。

收好日记簿，雷咏心便熄灯上床睡觉。

不知在她房门外来回踱步多久的向剑尧，见门缝的灯光熄灭，心中更加著急。



怎么办？咏心已经睡了，他更不能敲门向她解释今天的事了。

向剑尧很后悔自己的婆婆妈妈，干嘛不像平常那样乾脆，用力敲门、用不可一世的态度对雷咏心解释？

平常在学校他都不屑和臭女生讲话，现在肯来敲门解释，咏心就该感激得痛哭流涕才是，他干嘛迟迟不敲门？

我讨厌你！

咏心那一句讨厌至今还清晰地刻在他的小脑袋瓜。他还太小，不懂那句话究竟带给他什么冲击，却懵懵懂懂的知道这句话正是他不敢敲门的原因。

为什么不像讨厌学校那些臭女生那样讨厌咏心、别理她算了？

“不，咏心是不一样的……”究竟是哪不一样，他也搞不清楚，反正就是不一样。

若硬要说，大概是：咏心是天使、是淑女、是洋娃娃，不是讨人厌的臭女生。

万一咏心因为今天的事，不要他陪她玩怎么办？

愈想愈心慌，却又想不出办法来。